



中国古典文学丛书

楚辞今注

汤炳正 李大明
李 诚 熊良智

／注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楚辞今注



中国古典文学丛书

楚辞今注

汤炳正 李大明
李 诚 熊良智

／注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楚辞今注 / 汤炳正等注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7. 9

(中国古典文学丛书〔简体版〕)

ISBN 978-7-5325-8550-2

I. ①楚… II. ①汤… III. ①古典诗歌—诗集—中国—战国时代②楚辞—注释 IV. ①I22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86486 号

中国古典文学丛书〔简体版〕

楚辞今注

汤炳正 李大明 注
李 诚 熊良智
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l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0.75 插页 2 字数 212,000

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,100

ISBN 978-7-5325-8550-2

I·3193 定价: 46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序

一九八五年端阳节，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在江陵召开。会议期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赵昌平、王维堤二君，约我为该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撰写一部楚辞注释。自揆谫陋，难胜此任，几经踌躇，始允所请。但由于诸多原因，一直未暇执笔，十载蹉跎，今始交稿，实感惭疚！

书名“今注”，略有三义：其一，使两千年前之屈宋鸿裁及两汉遗篇，能以较清晰的面貌，为今人所理解与领会；其二，在注释中，能体现出今天学术界对楚辞研究所已达到的水平；其三，我个人对屈学的己见，能在注释中起主导作用。但这三者要统一得很好，以避免百衲成衣，斑斓驳杂之弊，则并非易事。我曾为此作了较多的思考。

最后认定，本书的特色，应当是简明扼要，直书所见，与其他论著有所不同。即书中的一般训释，易于理解，力求精确，不事辩证；特殊词句，偶列论据，意在取信，不事铺张。凡旧说自通者，宁用旧说，只求畅达，不

取新奇；凡旧说不通者，始采新说，而取舍断以己意，义蕴多所融会。故全书虽不名一家，而处处是对学术遗产的继承；但此编又系新著，亦处处渗透着一己之见。此外，并力求以个人生平所形成的屈学体系，经纬全书。

书中离骚、九歌二篇，由我亲自起草以示例。其余天问、招隐、惜誓、哀时命、九思，由李大明同志执笔；九章、卜居、渔父、九辩、九叹，由李诚同志执笔；招魂、远游、大招、七谏、九怀，由熊良智同志执笔。对上述初稿，我皆精心修改，有小改也有大改，求合己意而后止。但由于时间匆促，考虑难周，未必皆己是而人非。

本集所用底本，为金陵书局翻印汲古阁本洪兴祖楚辞补注，并参校四部丛刊影印明覆宋本。凡有异文异字，均择要出校并择善而从。

刻意“求真”，是我们的要求；但能否“近真”，则未敢自信。谬误之处，望学术界不吝赐教。

汤炳正

一九九四年九月一日写于渊研楼

时年八十有四

目 录

001 / 序 / 汤炳正

001 / 离 骚

037 / 九 歌

069 / 天 问

106 / 九 章

152 / 远 游

164 / 卜 居

168 / 渔 父

170 / 九 辩

187 / 招 魂

204 /	大 招
217 /	惜 誓
224 /	招隐士
228 /	七 谏
252 /	哀时命
264 /	九 怀
280 /	九 叹
315 /	九 思

离 骚

【解题】

离骚之作，是在楚怀王十六年（公元前三一三年）屈原遭谗被疏之后。“离骚”之义，班固 离骚赞序以为：“离，犹遭也。骚，忧也。明己遭忧作辞也。”此解与屈赋之“离忧”、“离尤”、“离蟹”等造词习惯相合。据世传史记索隐单行本，屈传“离骚”作“离慄”。日本所传古本史记亦多作“离慄”。按“离”古与“罹”通，训“遭”；又诗月出释文：“慄，忧也。”故“离骚”实即遭逢忧患之意。

离骚记录了屈原在楚怀王时从事变法革新所进行的斗争，以及遭谗被疏后在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冲突。屈原在惜诵中追叙这一事件时，有这样一段话：

增弋机而在上兮，尉罗张而在下，
设张辟以娱君兮，愿侧身而无所。
欲儵徊以干僚兮，恐重患而离尤，

欲高飞而远集兮，君罔谓汝何之。

欲横奔而失路兮，坚志而不忍，

背膺胖以交痛兮，心郁结而纡轸。

这里以三个“欲”字为起点的诗句，高度地概括了诗人当时对进与退、守与变、去与留的心理冲突。而离骚这一瑰丽诗篇，正以这三者为抒情的主旋律，展示了诗人反抗黑暗、追求光明、同情人民、热爱祖国的伟大人格，并形成了诗篇的起伏突兀而又和谐完美的艺术结构和艺术风格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。

帝高阳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^{〔一〕}。摄提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^{〔二〕}。皇览揆余于初度兮，肇锡余以嘉名^{〔三〕}。名余曰正则兮，字余曰灵均^{〔四〕}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，又重之以修能^{〔五〕}。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^{〔六〕}。汨余若将不及兮，恐年岁之不吾与^{〔七〕}。朝搴阰之木兰兮，夕揽洲之宿莽^{〔八〕}。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与秋其代序^{〔九〕}。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^{〔一〇〕}。不抚壮而弃秽兮，何不改乎此度也^{〔一一〕}。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道夫先路^{〔一二〕}。昔三后之纯粹兮，固众芳之所在^{〔一三〕}。杂申椒与菌桂兮，岂维纫夫蕙茝^{〔一四〕}。彼尧舜之耿介兮，既遵道而得路^{〔一五〕}。何桀纣之猖披兮，夫唯捷径以窘步^{〔一六〕}。惟党人之偷乐兮，路幽昧以险隘^{〔一七〕}。岂余身之惮殃兮，恐皇舆之败绩^{〔一八〕}。忽奔走以先后兮，及前王之踵武^{〔一九〕}。荃不察余之中情兮，反信谗而齟怒^{〔二〇〕}。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，忍而不能舍也^{〔二一〕}。指九天以为正兮，夫惟灵修

之故也^{〔二〕}。

〔一〕高阳：古颛顼帝之称号。苗裔：后世子孙。史记楚世家：“楚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。”王逸楚辞章句（以下省称“王逸注”）：“武王求尊爵于周，周不与，遂僭号称王，始都于郢。是时生子瑕，受屈为卿（章句、补注各本误作“客卿”，此据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王逸注校改），因以为氏。”此屈氏所由来。

朕：我。蔡邕独断：“古者尊卑共之，贵贱不嫌”，“至秦，天子独以为称”。

皇考：古称远祖亦曰皇考。伯庸：屈原远祖名。据近来学者考证，即世本所载熊渠的长子庸。封句亶王。

〔二〕摄提：岁星（木星）名，见石氏星经及史记天官书等。贞：当。孟：始。

陬：夏历正月。正月为春季之始，故曰“孟陬”。建国前长沙子弹库出土之战国楚帛书，以夏历为月序，记正月曰“取”（“陬”之同音字），知楚用夏历纪月。“摄提贞于孟陬”，是说岁星正当孟春正月晨出东方。据推算，楚宣王二十八年，即公元前三四二年正月，岁星晨出东方，此屈原之生年月。

庚寅：纪日之干支。降：降生。据推算，公元前三四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是庚寅日，此屈原之生日。

〔三〕皇：前人多谓“皇”乃上文“皇考”之省称。但“皇考”省称为“考”，古多有之；而省称为“皇”则罕见。方言六云：“南楚瀑沅之间母谓之媼”，广雅释亲亦云：“媼，母也。”则“皇”或即“媼”（大戴礼帝系：尧娶“女皇”，广韵引作“女媼”）。生子命名，在中夏为父事，在楚或母主之，殆为母系社会之残痕。

初度：即指上文所言，屈原生于岁星“恒星周期”的第一年，“会合周期”的第一月，岁星躔度，年月皆居第一，故曰“初度”。言生日之不平凡。一本“初度”上无“于”字，非。锡：赐。嘉名：初生之乳名。说文乞部：“孔，通也，从乞从子，乞，请子之候鸟也。乞至而得子，嘉美之也，古人名嘉，字子孔。”乞部又云：“乳，人及鸟生子曰乳，兽曰产，从孚从乞，乞者，玄鸟也。

明堂月令：玄鸟至之日，祠于高禘以请子。故乳从乞。”是“孔”、“乳”、“嘉”乃一义之孳演。天问“玄鸟致贻，女何嘉？”“嘉”亦即指生子而言。

〔四〕正则：屈原不仅生于一年之首的正月，而且是难得的岁星“恒星周期”的第一年、“会合周期”的第一个月的夏历正月，故名之曰“正则”。仪礼士冠礼云：“以岁之正，以月之令”，郑注：“正，犹善也。”是“正则”者，有以善为法之意。灵均：“灵”与“令”古通，古善之义。仪礼士冠礼“令月吉日”，郑玄注：“令，吉皆善也。”据金文“庚寅”古代多视为吉日，屈原的生年、月、日均吉善，故又字曰“灵均”。

〔五〕纷：盛多貌。内美：天然的内在美质。“此内美”的“此”字，乃承上文而来，即指生年月日皆极吉善。“纷吾既有此内美”的“纷”是副词提在主语之前，而不放在动词之前的倒置用法。屈赋此例甚多，见后。重：加。修能：当作“修态”。朱熹楚辞集注引一本“能”作“态”。按离骚言“修”凡数见，有时作名词用，如“前修”，有时作形容词用，如“修名”，有时作动词用，如“余独好修以为常”之“好修”，前后凡四见。此处“修态”之“修”当作动词。说文云：“修，饰也。”作为比喻讲，“修态”指修饰容态，即起下文之“扈江离”、“纫秋兰”等。而作为本义，则“修态”指后天对道德的修养（说文心部云：“态，意也。”）紧承上文天然“内美”而来。

〔六〕扈：王逸注：“扈，被（披）也，楚人名被为扈。”则“被”乃通语，楚方言转为“扈”。“被”声转为从“户”得声之“扈”，此犹方言四所谓“帛裱谓之被巾”。

离：文选作“菑”，香草名，生水边，故曰“江离”。芷：香草名。原本玉篇广部引此作“靡芷”，当为“靡芷”之误。靡指崖岸隐僻之处。芷生幽僻处，故曰“辟芷”。纫：广雅释詁：“纫，索也。”与王逸注同。索为绳索，此处作动词用，谓以绳索结束兰花以为佩。九叹怨思王逸训“纫帛”之纫为“结束也”，是其例。或误纫为纽，非。

- 〔七〕汨：方言六：汨，“疾行也，南楚之外曰汨”。王逸注：“疾若水流也”，是其义。不吾与：不待我。论语阳货：“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。”
- 〔八〕搯：拔取。方言一：“搯，取也。南楚曰搯。”说文手部：“搯，拔取也，南楚语”，并引离骚本句。“搯”、“撻”、“搯”音义同。阼：山。木兰：香木名，王逸谓“木兰去皮不死”。揽：采。洲：章句本作“中洲”，与上句不相应，“中”字疑衍。洲，水中小块陆地。宿莽：卷施草。尔雅释草谓此草“拔心不死”，王逸谓此草“冬生不死，楚人名曰宿莽”。屈原以朝夕采撷草木，喻己勤于修德。
- 〔九〕忽：疾貌。淹：停留。春秋：代四季。代序：即代谢。孟子云：“序者，射也。”“序”“射”即以同音为训。故此处借“序”为“谢”。
- 〔一〇〕惟：思。零落：凋落。美人：屈原自喻。迟暮：晚暮，喻年老。
- 〔一一〕文选无“不”字，依王逸注“言愿令君甫及年德盛壮之时”云云，则离骚古本亦无“不”字。抚壮：任用年德盛壮之士。弃秽：废弃谗佞秽恶之人。此度：指国之旧有法度。
- 〔一二〕骥骥：骏马，喻君王威势，多为战国时政治家所用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下两言“势者，君之马”，是其证。骋：说文马部：“骋，直驰也。”来：助动词。道：文选作“导”，同引导之义。“来吾道夫先路”，乃屈赋特殊句式，以通常结构而言，为“吾来道夫先路”，“来道”连读。与下“来远弃而改求”句式相同。
- 〔一三〕三后：指楚庄王、楚康王、楚悼王，同是楚国有革新之功的先王。纯粹：纯正无私，指三后之德。众芳：芳，香草，喻贤才；即下文“申椒”、“菌桂”、“蕙”、“茝”之属。据史载，楚庄王听政，所进贤才数百人（史记楚世家），楚康王能容人（左传襄公十五年）；楚悼王用吴起，明法审令，以抚养战斗之士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）：此三后用贤之证。

〔一四〕杂：集。 申：香木。即涉江“露申辛夷，死林薄兮”之“露申”。 椒：香木。 菌桂：香木。菌本作菌，从竹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：“衡山有菌桂，桂员似竹，见本草。” 维：通“唯”。 纫：以绳结束。 蕙、茝：皆香草。

〔一五〕尧、舜：皆古圣君。 耿介：光明正大。 遵：循。

〔一六〕桀、纣：夏、殷失国之君。 猖披：亦作“昌披”，释文“昌”又作“倡”，并同音通用。王逸注：“昌被，衣不带之貌。”钱杲之谓“行不正貌”。易林观之太壮：“心志无良，昌披妄行。”是“昌披”指妄行而无约束。北魏孝文帝吊比干墓文云“咨尧舜之耿介兮，何桀纣之猖败”，“败”亦即“被”“披”之同音通用字。 捷径：斜出之小道。 窘步：举步艰难。

〔一七〕党人：结党之群小。 偷乐：贪图享乐，苟且偷安。 幽昧：不明。 险隘：危险狭阨。韩非子六反云“偷乐而后穷”，是说“偷乐”会导致国家走向穷途，与此义同。

〔一八〕惮：害怕。 殃：祸患。 皇舆：王逸注：“皇，君也。舆，君之所乘，以喻国也。”韩非子外储说右上：“国者，君之舆也；势者，君之马也。” 败绩：戴震屈原赋注引礼记檀弓谓“车覆曰败绩”，喻国之倾覆。

〔一九〕忽：疾貌。 以：而。 先后：作动词用；谓辅导于前后也。 及：追及。 前王：即前所云“三后”。 踵武：足迹，此指庄王、康王、悼王革新之政绩。

〔二〇〕荃：香草，喻怀王。 中情：犹言内心，屈赋常用语。一作“忠情”，非。 齋怒：王逸注：“齋，疾也”，说文火部：“齋，炊铺疾也。”而文选各本作“齋怒”，楚辞释文亦作“齋”，并云“或作齋”。按尔雅释诂云“齋，疾也”，是王注训“疾”，乃“齋”之引伸义，而作“齋”作“齋”皆“齋”之同音假借字。五臣训“齋”为“同”，误。“齋怒”，殆谓不加思索而迁怒。屈赋数言怀王易怒，本

篇而外又如九章抽思云“数惟荪之多怒兮，伤余心之悒悒”、“与余言而不信兮，盖为余而造怒”。

〔二一〕蹇蹇：当为“乾乾”之同音通用字。易乾：“君子终日乾乾”、“终日乾乾，反复道也”，“终日乾乾，与时偕行”。则“乾乾”当为自强不息之意。故吕览士容：“乾乾乎取舍不悦”，高注：“乾乾，进不倦也。”此指上文“奔走”、“先后”辅佐怀王进行改革。但此正为群小所忌，故云“为患”。舍：放弃。

〔二二〕九天：古人谓天有九重，以示其高。即天问所谓“圜则九重”也。正：通“证”，验也。灵修：章太炎先生虬书宣统中谓“灵修”实即“令长”，故屈原用称其君。此盖“南国之法章”，庄忌哀时命称“灵皇”，刘向九叹离世又称“灵怀”，则直谓怀王也。

以上第一段，综述生平经历、思想抱负及革新失败的遭遇。在全篇中堪称序诗。

初既与余成言兮，后悔遁而有他^{〔一〕}。余既不难夫离别兮，伤灵修之数化^{〔二〕}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，又树蕙之百亩^{〔三〕}。畦留夷与揭车兮，杂杜衡与芳芷^{〔四〕}。冀枝叶之峻茂兮，愿俟时乎吾将刈^{〔五〕}。虽萎绝其亦何伤兮，哀众芳之芜秽^{〔六〕}。众皆竞进以贪婪兮，憑不厌乎求索^{〔七〕}。羌内恕己以量人兮，各兴心而嫉妒^{〔八〕}。忽驰骛以追逐兮，非余心之所急^{〔九〕}。老冉冉其将至兮，恐修名之不立^{〔一〇〕}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^{〔一一〕}。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，长颀颀亦何伤^{〔一二〕}。擘木根以结茝兮，贯薜荔之落蕊^{〔一三〕}。矫菌桂以纫蕙兮，索胡绳之緜緜^{〔一四〕}。謇吾法夫前修兮，非世俗之所服^{〔一五〕}。虽不周于今之人兮，愿依彭咸之遗则^{〔一六〕}。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

生之多艰^{〔一七〕}。余虽好修姱以鞿羈兮，謇朝諝而夕替^{〔一八〕}。既替余以蕙纒兮，又申之以揽茝^{〔一九〕}。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^{〔二〇〕}。怨灵修之浩荡兮，终不察夫民心^{〔二一〕}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谣诼谓余以善淫^{〔二二〕}。固时俗之工巧兮，偃规矩而改错^{〔二三〕}。背绳墨以追曲兮，竞周容以为度^{〔二四〕}。饨郁邑余侘傺兮，吾独穷困乎此时也^{〔二五〕}。宁溘死以流亡兮，余不忍为此态也^{〔二六〕}。鸷鸟之不群兮，自前世而固然^{〔二七〕}。何方圜之能周兮，夫孰异道而相安^{〔二八〕}。屈心而抑志兮，忍尤而攘诟^{〔二九〕}。伏清白以死直兮，固前圣之所厚^{〔三〇〕}。悔相道之不察兮，延伫乎吾将反^{〔三一〕}。回朕车以复路兮，及行迷之未远^{〔三二〕}。步余马于兰皋兮，驰椒丘且焉止息^{〔三三〕}。进不入以离尤兮，退将复修吾初服^{〔三四〕}。制芰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^{〔三五〕}。不吾知其亦已兮，苟余情其信芳^{〔三六〕}。高余冠之岌岌兮，长余佩之陆离^{〔三七〕}。芳与泽其杂糅兮，惟昭质其犹未亏^{〔三八〕}。忽回顾以游目兮，将往观乎四荒^{〔三九〕}。佩缤纷其繁饰兮，芳菲菲其弥章^{〔四〇〕}。民生各有所乐兮，余独好修以为常。虽体解吾犹未变兮，岂余心之可惩^{〔四一〕}。

〔一〕此句上一本有“曰黄昏以为期兮，羌中道而改路”句，但唐写本及日本古抄卷子本文选，以及今传李善、六臣文选各本皆无此二句。王逸本楚辞有之，但无注文。洪兴祖谓系后人所增，是也。此盖后人或引抽思文句以证“成言”、“后悔”之意，遂被误入正文。成言：定言，约定之言。九章抽思亦云“昔君与我成言”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两言“成言”，皆与此同义。悔：翻悔。遁：说文辵部：“迂也。”“悔遁”谓悔改前言。有他：另有他约。

- 〔二〕离别：指被疏之后，离朝廷、别怀王。数化：指多变。谓怀王在内政外交政策上变化无常。此即管子任法所谓“失君”“立法而还(旋)废之，令出而后反之”，韩非子亡征所谓“好恶无决而无所定立者，可亡也”，屈原在此殆非专指对己始信而终疏，而与当时“人皆言楚之善变”(史记樛里子甘茂列传)有关。
- 〔三〕滋：楚辞释文作“菝”，广韵哈：“菝，菝蒔。”与王逸注“滋，蒔也”义合，故疑离骚王逸本原作“菝”。“菝”，“栽”之异体。畹、亩：王逸注云“十二亩曰畹”、“二百四十步为亩”，但先秦各国田制各异，楚制如何，不可知。九畹、百亩，皆非实数，而各言其多也。
- 〔四〕畦：五十亩为畦。此作动词用，种植之意。留夷、揭车：皆香草名。杂：此指相杂而种。杜衡、芷：皆香草名。据王逸离骚序，屈原为三闾大夫，掌管楚国公族子弟的教育。以上四句，以种植香草喻培育人才。
- 〔五〕峻：文选作“葭”，“葭茂”即茂盛。俟：同俟，等待。刈：收获。喻人材成长，各效其用。
- 〔六〕萎绝：被摧折而枯萎。芜秽：荒芜秽朽。此以香草荒芜喻贤才变质。下文“兰芷变而不芳”云云，与此呼应；惜诵所谓“众骇遽以离心”，亦指此。
- 〔七〕竞进：争相谋取官位。贪婪：贪敛财利。战国策楚策三苏子谓怀王时“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，厚赋敛诸臣百姓”，盖“竞进”必“伤贤”，“贪婪”必“厚敛”。憑：朱注钱传，皆谓“一作冯”。“冯”在此作副词，形容“不厌乎求索”之状，若训为“满”，即与全句不合，故王逸不得不强释为“中心虽满”。今按说文：“冯，马行疾也。”则此句“冯”字当指群小贪婪求索，争先恐后，承上文“竞进”而来，亦启下文“驰骛以追逐”。厌：满足。求索：索取。
- 〔八〕羌：王逸注：“楚人语词也。犹言卿，何为也。”按广雅释言：“羌，卿也。”盖“羌”与“卿”古同音，可互借，故或作“羌”，或作“卿”(扬雄反离骚则作

“庆”);其义则训“何为”,多用于反诘。故广雅释言又谓“羌,乃也”,而“乃”多用作转折语,与“竟”、“何”同义。 怒: 王逸注:“以心揆心为怒”。

二句意谓党人以己之心度量他人之心,以为别人与己同样贪于财利,于是产生了嫉妒之心。

〔九〕騫: 说文马部:“騫,乱驰也。”

〔一〇〕冉冉: 渐渐。 修名: 修身建德之美名。

〔一一〕坠露: 降落的露水。 落英: 飘落的花朵。“坠”与“落”相对成文,犹“饮”与“餐”相对见义。

〔一二〕苟: 果真。 信姱: 洪兴祖云:“言实好也。与‘信芳’、‘信美’同意。”(九歌王逸注两言“姱,好貌”,而离骚本句无注,似脱) 练要: 练,精练, 吕氏春秋简选“精士练材”,练亦精也。 要: 要约。 颛頄: 王逸注:“不饱貌。”说文页部:“颛、颛頄、食不饱;面黄起行也。”“頄,颛頄也。”(依段注所定)“颛頄”即“颛頄”。

〔一三〕擘: 文选作“擘”,古与牵引之“牵”通。(如牵羊之作擘羊) 木根: 木之根须。 结: 束结。 贯: 穿连。“结”“贯”皆谓“擘木根”以结之贯之。 薜荔: 香草,缘木而生。 蕊: 花蕊。

〔一四〕矫: 当为“纠”之借字,犹乔木或作柺木。说文云:“纠,绳三合也。”引申为交合、纠合之义。此句“矫菌桂”,即指纠合菌桂枝条以为绳。故下文“纫蕙”之纫,“索胡绳”之索,皆由名词绳索转用作动词,谓纠合桂枝为绳,连结香草为佩。屈赋常用“矫”,义不全同。 胡绳: 香草。 緜緜: 纠结连属貌。

〔一五〕謇: 句首语气词,犹荀子常用之“安”或“案”,音近字异。楚辞之“謇”“蹇”,或单或联,用之句首或句中,义各有别。 前修: 即前贤,此殆指楚国有志革新的前辈贤臣,如吴起等人。 服: 用。